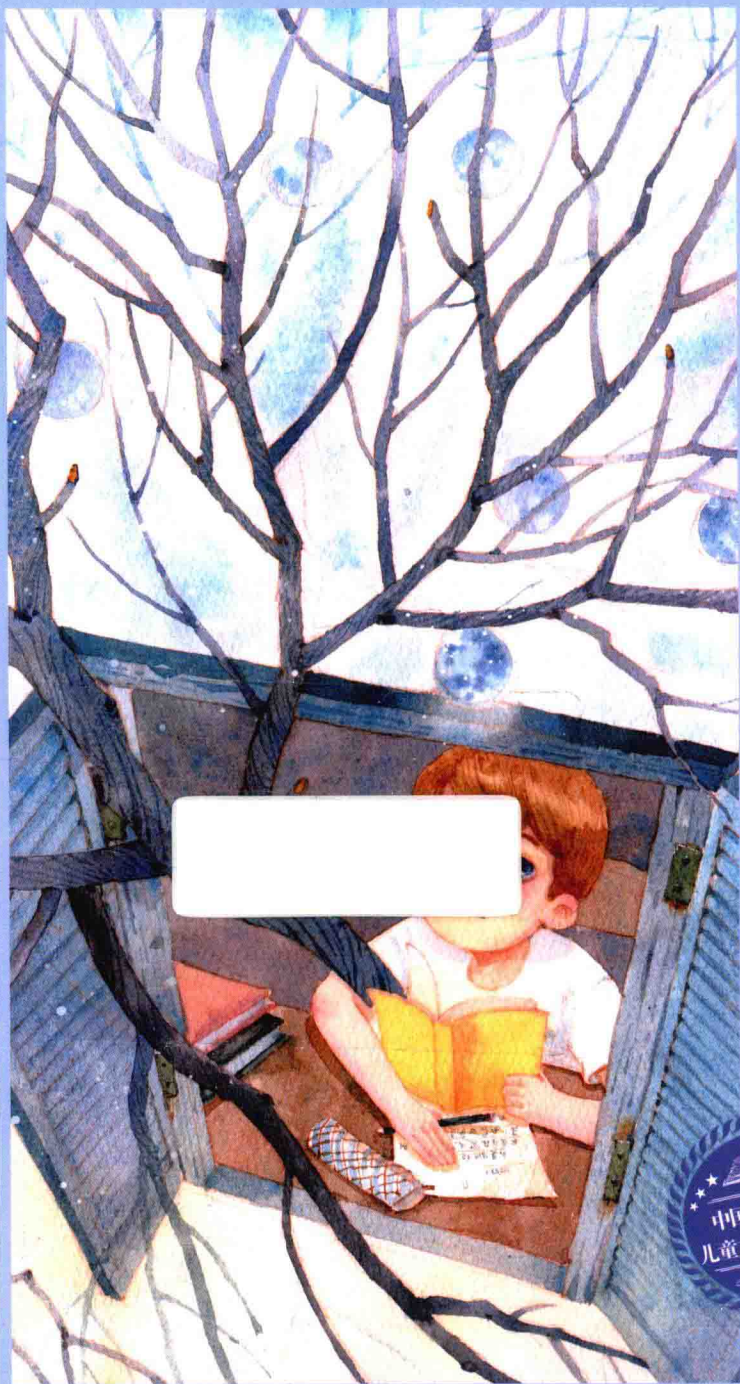


安武林
著

著

中国当代获奖
儿童文学作家书系
升级版



张天翼童话金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天天出版社

友情是一棵月亮树

安武林 著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
陈伯吹儿童文学奖
张天翼童话金奖

中国当代获奖
儿童文学作家书系

升级版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友情是一棵月亮树 / 安武林著. --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7.1

(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: 升级版)

ISBN 978-7-5016-1132-4

I. ①友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儿童小说-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4721号

责任编辑: 陈 莎

美术编辑: 林 蓓

责任印制: 康远超 张 璞

出版发行: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网址: 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邮箱: tiantianch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张: 7.75

插页: 9

版次: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22 千字

印数: 1-10,000 册

ISBN 978-7-5016-1132-4

定价: 21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兰草，兰草	1
回来吧，我的小船	8
青春的小船去了哪儿（张云环）	15
女生小梅	19
月儿上林梢	29
友情是一棵月亮树	37
会写情书的“狸猫”挂笔了（张云环）	46
千纸鹤	49
风 铃	60
歌 手	75
泥巴男生	92
理想化校园男孩米果儿（张云环）	227
书系选目入选教材情况（部分）	233

兰草，兰草

兰草委屈地咬着手指，眼泪滴答滴答地往书上掉。高秋的同桌王汉慢慢地侧过身，朝她这边瞅了过来。

王汉对高秋说：“她一定听到你说的话了，你瞧，她哭了！”

坏小子高秋装聋作哑，仍摇晃着身子说个不停，每个字都针扎般地让兰草难受：“我和她？别生拉硬扯，要扯，也把咱和水准高一点的女同学扯一块儿。”王汉接嘴说：“那是，那是，咱们班谁不畏惧你三分呀！”

高秋得意扬扬地说：“好名声，坏名声，占住一头就有名声。不像有的人，默默无闻，丢了，恐怕也没人知道。”

王汉伏在高秋的耳朵旁，嘀咕了一会儿。然后，他俩故意大笑。高秋说：“兰草？怕是一根‘烂草’吧！”王汉刺耳



地笑了起来，第二次回望了一眼兰草。

兰草把书竖立在桌上，头低了下去，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了下来。

在兰草看来，全班同学似乎都从没有注意过她。有一次她在上课时偷读小说，就连最细心的黄老师摇头晃脑地朗读着课文从她的身边走过去，也没有瞥上她一眼。当时的兰草心里难受到了极点。

她微不足道的名字，如她平平淡淡的长相一样，毫不引人注意。她从不奢望能被同学议论。但是，今天，她亲耳听到豪爽结实的高秋向王汉提及了她的名字，尽管声音压得很低，但仍然浩浩荡荡地传进了她的耳朵里。当时教室里人很少，很安静。兰草屏住了呼吸。

但她怎么也没有料到这场议论会以她受到伤害而告终。

她捏紧书本，控制着想和高秋大吵一场的冲动。

——我不笨，我不笨，我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。不管采取什么手段，只要能改变这一切，哪怕一小会儿，我也敢冒这个险！

兰草慢慢地冷静下来。陡然间，一个主意闪电般地出现在她的心头！

二

第二天下午，教室里闷热异常。同学们都到校园花圃的大树下去了。李霞正准备离开教室，突然发现兰草在悄悄地哭泣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李霞走过去问。兰草没抬头，只是略微提高了一点抽泣的声音。

李霞挨着兰草坐了下来，说：“别哭别哭，有事不妨说给我听听。”兰草呆了一会儿，突然呜地大放悲声，扑进李霞的怀里。

“一个坏人……”兰草终于吐出几个字，哭得更伤心了。

“什么坏人？谁？他在哪里？你告诉我……”李霞一声接一声地问，急得脸都白了。兰草只是埋着头，越哭越伤心，什么都不说。

李霞咬着嘴唇想了片刻，对兰草说：“你等等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

李霞风风火火地冲出了教室，她要去找男生丁大明。

望着李霞远去的背影，兰草停止了哭泣，嘴角泛出一丝



难以察觉的微笑。她甚至愉快地竖起了一根指头，朝窗外的一只麻雀嘘了一声。望着飞走的麻雀，她调皮地扮个鬼脸，又赶紧朝四下里望了望……

丁大明和李霞匆匆走进教室，兰草脸上的泪痕未干。她悲哀地坐在那里，似乎已经哭得精疲力竭。

“兰草，坏人欺负你啦？”丁大明捋起袖子关切地问，兰草开始小声地哭泣，“告诉我，坏人把你怎么啦？”

兰草哭了一阵子，突然大声说：“坏人一直在跟踪、威胁我。”

说完，兰草又低下头哭泣。她蜷缩着，怕冷似的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叨：“我怕，我好害怕……”除此之外，兰草不涉及半点具体内容。

丁大明沉吟了片刻说：“今天下午放学咱俩送她回家，其他事明天再说！”

李霞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吧，先这样定了。”兰草连声说谢谢了。

放学后，丁大明和李霞一左一右送兰草回家。

但一路平安无事。到兰草家的时候，丁大明说：“这事没完，明天我再找高秋商量一下，找一个彻底解决这事的方法。”

三

听丁大明说完，高秋一拍桌子叫了起来：“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有这样的事情，谁敢欺负我们班同学，我给他好看！”在班里，谁都知道高秋说一不二，乐于助人，就是脾气太暴躁。

这时候李霞正搂着兰草的肩头，在小声地安慰她。李霞每时每刻都守着兰草，就连上厕所也陪着她。

兰草遭遇坏人的消息，在全班同学中沸沸扬扬地传开了。那些昨天连正眼也不会瞧一下兰草的、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女同学们，一夜之间全变了，都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和兰草聊天，实在没有什么可聊的，也都要去兰草的座位上坐坐。这些女同学这时才发现自己平时很少跟兰草说话，现在想说，还真的不知说什么好。嘴皮子巧的女同学则把话题远远地扯开，专拣轻巧有趣的小事说，生怕伤着兰草。

毋庸置疑，兰草成了班里男生和女生们关注的核心人物。

兰草尽可能地不说话，只是按同学们的提问点头或摇头。



四

高秋、丁大明、王汉、李霞，众星捧月似的护送兰草回家。

一路上，高秋警惕的目光四处巡视着。他悄声对兰草说：“若是撞上那家伙，你赶紧指给我看。”又对其他人说，“一旦坏蛋出现，谁负责抱腿谁负责按头咱先说好，千万不要乱。”

兰草和李霞拉着手，走在前面，三个男生和她们保持着一段恰到好处的距离。李霞问兰草：“那个坏蛋是不是突然出现，又突然消失？”兰草点了点头。立刻，她感觉到李霞的手变得冰凉，接着又被汗浸得湿漉漉的。

快到兰草家楼下时，仍同上次一样，目标没有出现。王汉发牢骚说：“白忙啊！”高秋皱皱眉说：“这样不行，咱们得改变一下方式！”

第二天大清早，兰草就起床了。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兰草拿起雨具急忙下楼。她还没有走出小巷，突然觉得有人贴着墙角向她移了过来。

“妈呀！”兰草惊恐地叫了起来。

“嘘！是我们，兰草，你别怕。”高秋、丁大明、王汉浑身湿透地站在她面前，他们都没有带雨具。高秋说：“兰草，

你在前面走，我们跟着你。”兰草张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终于没有说出来。她低着头，朝前面走去了。

望着地上溅起的水泡泡，兰草走得很慢很慢。小巷里，很静很静。他们拐出小巷，走上了宽敞的柏油马路。马路上渐渐地喧闹起来。三个男生，扇形排开，好像互不相识。不过，他们的眼睛不时地在碰撞、搜索。

走进教室，高秋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，丁大明和王汉也几乎在同一时刻遥相呼应了一声。教室里空无一人。王汉说：“咳，又是一无所获。”

高秋拍拍胸脯说：“瞧这块头，这体形，能不把人吓住吗？人长得太高太魁梧看来也容易把事情搞砸；接着干，定要将那家伙抓获！”

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走进了教室，李霞看见高秋、丁大明、王汉三人衣服全都湿透，正想询问，被高秋的手势止住了。李霞向兰草走去。

上课的时候，兰草手中的课本滑落下来好多次。她觉得手软绵绵的，没有一点力气。兰草很想哭。她在心里喃喃地说：“这个游戏该结束了。”

可是，她不知道该怎么结束，因为一切太出乎她的意料了。

回来吧，我的小船

山娃一抬头，发现那块巨大光滑的石头上空空荡荡的。他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往四周看了看，芳草萋萋，繁花似锦，但让他快乐的米黄色不见了。

山娃一步一步向大石靠近，他的双足和双手都绵软无力。他用手轻轻摸索着光滑的石面，然后坐在大石上，那个他渴望而又不属于他的位置。

天地间只有一种米黄的颜色，在流动……

——嘿，你好，石娃子。

那天山娃从小镇卖杏回来，走了很远，才听得背后有人喊他。那是温柔而果敢得让人无法拒绝的声音。若在平日，有人喊他石娃子，他一定会粗暴地帮人纠正：我不叫石娃，叫山娃。

他站定，回头，看到大石上正坐着一个楚楚的女孩。听

口音，她不是本地人，她纯正的发音表明她出身优越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并住在城里。

——你是在喊我吗？

山娃有点不大相信是在喊自己，困惑地问。

——除了你还有谁！

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叮叮咚咚地在山谷里回荡。山娃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——你过来，我们聊聊。

山娃期期艾艾地向大石走去，这种感觉他保存了很久，他无法改变也不想改变。

——坐下来，别傻站在那儿。

山娃没有登上大石，却在大石下面蹲了下去。他小声地说：我习惯蹲着。

那个女孩从大石上跳下来，席地而坐，地上尽是密集柔软的草丛。女孩把米黄色的裙子一摊，圆圆的，覆盖了好大一块地方。

山娃低着头，眼睛盯着盖在草丛上那有点高低起伏的米黄色的裙边。他感觉那是绿草丛中盛开的一朵巨大花朵。

她呢喃了些什么，山娃没有听清；不过，她好像是在谈



她自己，他只管听就可以了。告别了女孩，山娃仅记得她说，明天她还在这儿。

第二天，山娃重新看到那个女孩，才发现她有一张光彩照人的脸。他瞟上一眼便心慌意乱，就像他长跑之后呼吸急促一样。

女孩从大石上下来，坐在山娃的旁边。她大胆而热烈地瞅着他，把山娃盯得坐卧不宁。

——喂，你很紧张是不是？紧张什么，这儿又没有别人。我猜中了，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女孩子吧？

——嗯。

——我放暑假了，住在城里闷得慌，便来山里看姥姥了，顺便放松放松。你不知道，在城里人活得很累。这儿多好，青山绿水，蓝天白云，环境幽雅，人根本不会受到伤害。

——那你一个人不害怕吗？

——怕，我最怕人了；除了人，我害怕什么？人的欺骗，人的谎言，你有时都无法分辨出真和假。

山娃有所触动，他的父亲曾提醒过他，小心别被人骗了。

山娃去小镇卖杏，然后用钱给卧床不起的母亲抓药。父

亲告诫他，抓药时一定要多走几家医院，问问人家价钱，免得被人骗了人家还笑话咱是山里人。

山娃卖完杏，一家医院一家医院挨次询问药的价格。他走遍了小镇所有的医院，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：价格一样。山娃告诉父亲时，父亲抚摸着他的头说：好娃，真是难为你了。

山娃睡着后，又被父亲悲愤的怒骂声惊醒了：骗子，一群骗子。山娃揉揉眼睛问：爸，你骂谁哩？父亲想把旱烟点着，可因手指哆嗦费了好几根火柴。父亲说：没你的事，睡吧，我和你妈拉闲话哩。

山娃想起这一切，开始思考女孩刚才说的话。他不解地问：人真那么可怕吗？

女孩点点头说：这是真理，千真万确。

第三天，山娃并没有卖完所有的杏，他特意给女孩留了几枚大个儿熟透的杏。这一次，女孩不在大石上，她蹲在小溪旁，身边有一大堆叠好的花花绿绿的纸船，她正准备往溪水里放。

——哎，尝尝我家树上的杏吧。

——别老哎哎了，你叫我花吧。



女孩乐不可支。山娃觉得挺别扭，喊一个字总有点不大对劲。可既然花乐意，那就顺从她的意愿吧。山娃一喊二喊便顺口了。

——花，你在玩船吗？

——是玩船，可这是一只与众不同的船。

有何不同，不就是几张彩纸叠的纸船吗？山娃拿起一只看了看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

——你没有什么缺憾吗？比如说，在大山里住久了，你难道不想去外面走走？这儿虽然美丽，可是太寂寞，太孤独。

山娃心想，和你在一起挺好，我什么都不缺。山娃低下头，又在看花米黄色的裙边。米黄色，柔和宁静的色彩，除了米黄色，又有什么别的色彩能让山娃怦然心动呢？

——瞧，吃了你的杏，也该给一点礼物，我的纸船全给你吧。我没有更好的纪念物。

山娃把纸船统统装进了他的衣袋里，也装进去了太多的欢乐和幸福。他有点承受不住了。

第四天，花仍然坐在那块大石上。花向山娃挥手致意。

——来，坐这儿。

花指了指身边，山娃犹豫了半天。花不同于往日，她没再下来。山娃鼓起勇气，坐在距花较远的地方。

再近些，再近一些，花用眼神鼓励着。

不能再近了，山娃心里固执地抗拒。

花又向山娃挪移了一下。

两个人彼此能听得见对方的心跳，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，能闻到对方身体上散发出的味道。

花说：你要是住在城里就好了。

山娃说：你要是住在山里就好了。

他们的手握在一起，是不由自主，完全由着渴望的自然动作而抵达的。那是对于友谊和纯洁感情的渴望，没有其他一点邪念。

花说：我会给你写信的。大石可以做证，我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。

山娃心想，但愿如此，除非你不再对大山有好感。

花说：明天，我在这儿等你，好吗？说好了，一定要来。

第五天，大石上空空荡荡的。之后的很多天，大石上仍然寂无声息。